

國立中央圖書館選展館藏敦煌卷子敘錄

潘重規

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

— 敦煌卷子內容 —

敦煌學國際研討會將於本（75）年八月一日在臺北舉行，本次研討會由漢學研究資料中心主辦，國立中央圖書館、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敦煌學會協辦。該館爲了配合學術研究，特將館藏敦煌卷子公開展覽。

談到敦煌卷子，是19世紀末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石室的一批最珍貴的學術新資料。這批新資料經近代學者鑽研發揚，已開創成爲近代一門顯學。據各家記述，全部卷子粗略估計共約四萬號，其中漢文文獻約三萬六千號，今分藏於中國大陸（約一萬號），以及英（約一萬一千號）、法（約六千六百號）、蘇（約一萬一千號）、日（約一千號）等國。大致抄於五世紀至十世紀間，尤以九、十世紀抄本最多，絕大部分爲楮紙卷子，此外尚有極少數拓本及九、十世紀印本。此類抄本內容包括佛教、道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儒家經典、史地、語文、社會、經濟、法律、政治、公私文書、中外關係、天文曆算、兵法、醫藥、術數、類書、文學、繪畫、樂舞等文獻。就中佛教史料尤爲豐富，約佔全部資料百分之八十八，如禪宗文獻、中世偽經、中唐譯經、寺院史料，多爲稀見之本，爲治佛教史者之寶貴資料。敦煌文獻除漢文資料外，尚有吐蕃文寫本約三千六百號（法國目錄著錄2216號）。餘如梵、回鶻、于闐、粟特等文文獻，數量雖微，但極珍貴。

— 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 —

近數十年來，世界學人爲了研究需要，不斷的進入巴黎、倫敦圖書館的東方寫本室內埋頭探索。但是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150餘卷敦煌遺書（見下圖），却似乎很少有人知道



。當民國56年（1967）秋天，我正在英倫博物館研讀敦煌卷子，突聞母親猝病，匆遽趕回臺北。侍疾之餘，抽身往中央圖書館善本室逐卷檢讀，寫成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」，在香港新亞學報發表，立刻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。日本石田幹之助教授在東洋學報發表了「臺北中央圖書館敦煌古鈔目錄」一文，詳加報導。並且說：「此百五十餘卷仍不失其頗足珍寶之價值。其所以未爲學術界討論之一原因，乃其目錄迄未完成，且多未見公開之故。」（據敦煌學第二輯，邱榮錫譯文）牧田諦亮教授也撰寫「臺北中央圖書館之敦煌經」一文，在日本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」雜誌發表。他說：「昭和44年（1969）3至4月，余有調查臺灣佛教事情之行，其間得閱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敦煌經卷，至感欣幸。……此中央圖書館所珍藏之敦煌經，已著錄於『中央圖書館甲庫善本書目錄』，1962年北京出版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亦有轉載，此皆早嘗聞知。其後，香港新亞書院潘重規教授於1968年8月出版之新亞學報第八卷第二期中，有『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』一文，介紹藏品之全貌，然後於舊目錄以後所新增者方始畢知。」（據敦煌學第二輯，楊鍾基譯文）此消息傳播後，日本、法國的學者相繼來館披閱，可見這批珍藏是受到學者何等的重視。民國65年（1976），我感於敦煌文物多未公開流通，對學術研究至爲不便，因此極力懇請中央圖書館將敦煌卷子全部影印，公諸於世。一方面，希望在學術上有切實貢獻；一方面，也希望對全世界擁有敦煌卷子的圖書館，產生一點刺激的作用。如果全世界的敦煌卷子，都能像中央圖書館全部公開，那真是學術界的一件天大的喜事。我們知道，中央圖書館敦煌卷子全部影印之前，不列顛博物館已將大部分敦煌卷子製成顯微膠卷，法國國家圖書館則延至前幾年纔將全部敦煌卷子攝製微卷。但中央圖書館所藏全部敦煌卷子，用八開銅版紙影印，精製成六鉅冊，披閱便利，實開全世界公藏敦煌卷子全部影印的創舉。在發揚學術的立場，毫無疑義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大事。

— 館藏敦煌卷子的學術價值 —

關於中央圖書館所藏卷子的真偽問題，吳其昱博士曾作精深的辨析（見「敦煌卷子」序），他說：「臺北所藏固不無混有極少數日本古寫本，如39號大般若經卷五二四，字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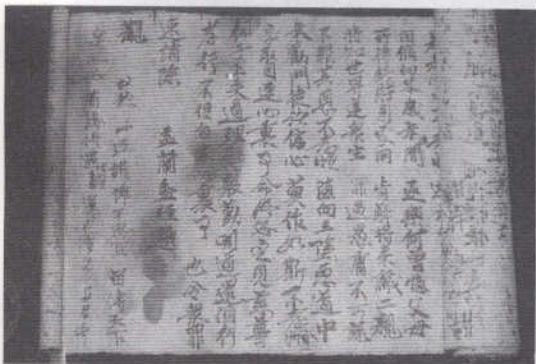
時有日文假名注音，但其絕大部分不偽。茲舉一部分不易作偽之卷子如下：

- 甲、144 號太上元陽經品十六至十八，道藏本只存卷一至十。此三品現知僅有二本，一為巴黎伯2366號，一即臺北所藏，如無第三本，則在國內無從贗製。
- 乙、79號大般涅槃經寫於隋大業4年（608），與英國翟理斯「敦煌六百年」結論合。
- 丙、142 號本際經卷五為索洞玄寫於開元二年十月初五日，與已知分藏英法之索書本際經各卷年月合。
- 丁、92號鳩摩羅什誦法，敦煌遺書總目著錄一本，即臺北本。頃在巴黎亦見二本（伯3025，存首二行；2950），又敦煌劫餘錄金字100號，亦有鳩摩羅什誦法。如無他本，則此本何從偽作乎？」

至於中央圖書館所藏卷子的學術價值，我們可以從該館卷子印行以後，運用這批資料的學人所獲成果來證明，姑舉數例，以見一斑：

一、第125號，為漢文大稻芊經隨聽疏，後有吐蕃文共183行，為寅年敦煌地區賬目，包含人名、地名甚多，為吐蕃佔領河西期間之社會經濟史料，足供敦煌陷蕃期間史事之考證。（見吳其昱博士撰「臺北中央圖書館敦煌蕃文寫本佛經四卷考」，敦煌學第二輯。）

二、第32號，是目連救母變文的早期作品。卷為白紙，首有殘缺，尾題「孟蘭盆經」（見下圖），篇中每引一節經



文，即加以講唱。並且有催唱經文的吟詞，如「大眾須生敬重心，知道此經行孝行，各各斂心合掌着，經文次第唱將來，」「大眾須生敬重心，六通之名須解釋，各各虔恭合掌着，目連得道唱將來，」均合於俗講的儀式和體裁。唱文中又有「自出分憂佐大唐」之語，更是出自唐人手筆的明證。這種早期形式的目連救母變文，英法各國所藏的敦煌卷子，都不曾發現，這恐怕是唯一保存在中央圖書館的孤本。（說見

潘重規「敦煌變文集新書」。）

三、第133號，是廣順2年（952）抄寫的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殘卷。這一殘卷，在「敦煌卷子」影印本出版後，有兩篇重要的研究論文發表：一篇是日本田中良昭教授的「敦煌本禪源諸詮集都序殘卷」（昭和54年3月出版駒澤大學佛教部研究紀要第37號），一篇是加拿大麥唐納大學丹雲華教授的「宗密著道俗酬答文集的研究」（民國69年10月出版華岡佛學學報第四期）。丹文曾指出：「請不要小看這個殘破的卷子，因為它對人們研究宗密提出了三項貢獻：第一，這個卷子寫在後周廣順二年，是已知世界現存宗密作品最早的本子。第二，卷子尾部附有一份『圭峯大師所纂著經、律、論疏鈔集、注解文義及圖等件』，這是現在所知最有系統和最完備的一份宗密著作清單。第三，從殘存的一百八十多行的寫本中，我們可以看到『禪源諸詮集都序』的早期面目；從書單內容，我們可以知道宗密去世後110年間，其作品的流傳狀況。例如在書單中有一部『集禪源諸詮開要一百三十卷』的書名，它無疑的就是大家爭論了幾百年的『禪藏』。」

由上舉諸例，不難看出該館所藏卷子的崇高價值。此次展覽，除將這些卷子展出，並將選出有題記的卷子23號，有原藏寺院藏經印的卷子3號，用武后新字的卷子2號，一併陳列，以供留心敦煌學者的觀覽，並希望學者專家們加以鑑定指教。

— 展出卷子擬目 —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8 大乘無量壽經 | 85 大般涅槃經 有「三界寺藏經」印 |
| 9 大乘無量壽經 | 88 優婆塞戒卷第七 |
| 10 佛說無量壽宗要經 | 92 鳩摩羅什法師誦法 |
| 13 大方等大集經 | 93 小鈔 |
| 17 佛說八陽神咒經 | 98 十地論 |
| 24 金光明最勝王經 | 105 大灌頂經 有武氏新字 |
| 25 金光明最勝王經 | 121 淨名關中疏 |
| 32 孟蘭盆經 | 124 淨名經關中釋抄 |
| 33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| 127 殘經疏 紙背接縫處有「福惠」署名 |
| 36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| 129 惟教三昧 |
| 42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有武氏新字 | 133 禪源諸詮集都序 |
| 51 報恩金剛經文十二段 | 134 說法一卷 |
| 72 大乘問答報應沙門品 開元錄偽經 | 141 佛像 拓模泥像或印絹紙 |
| 79 大般涅槃經 | 142 本際經 |
| 82 大般涅槃經 | 144 太上元陽經 道經 |
| 83 大般涅槃經 | |